

山外青山樓外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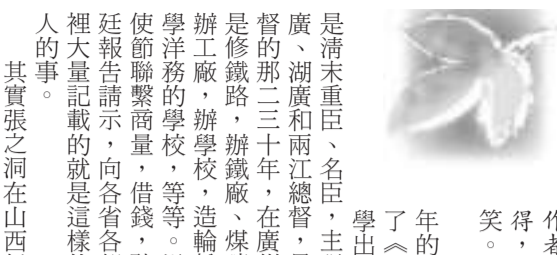
這年頭出門旅行，若想看點真風景又不被旅遊點的拉客仔宰，有個辦法我試了幾次，都頗成功。那就是去旅遊熱點旁邊的冷僻景點，例如桂林的大圩、陽朔的福利、海南的文昌白金海岸、湖南的芷江，這些地方依我看是山外青山樓外樓，因種種原因尚未被旅遊商潮滲透，多少保留了些自然風光和傳統文化氣息。這次去九江，我便也依此原則行事，不上廬山而去峰下，山下的白鹿書院、山南的秀峰，以及東郊小鎮湖口。果不其然玩得很開心，這當然跟一路上有當地友人充當導遊有關，但似乎也跟這幾個地方有個共同特點——傳統文化氣氛濃過流行文化氣氛有關。就拿白鹿書院來說吧，這個被譽為「海內書院之首」的世界文化景觀，不僅保住了千年古書院的自然風貌和建築群落，院內的碑林雕刻也舉目即是，雖然古代聖賢的楹聯題刻中夾雜了些當今政要的手書，顯得有點不倫不類，但千年書院的古老文化氛圍在那「一簾風雨王維畫，四壁雲山杜甫詩」的氣息中得以留存。我站在那尊八十年代奇跡般從地下挖出來的明代石虎前，耳聞五老峰隱隱林濤，身浸明倫堂的涼涼清風，真有點浸淫於「仰止高山，景行先哲」意境之中的感覺。不過要說是山外青山樓外樓，比起白鹿書院來，秀峰寺更勝一籌，因為它不僅有書院碑刻、樓台亭閣，它還有群峰滴翠、萬壑瀉玉。秀峰寺正對着的，正是那「飛流直下三千尺」的廬山瀑布。秀峰寺原為南唐中主李璟所建，至清代康熙年間達至鼎盛，據說那時康熙帝每隔幾年便會在此舉行一次盛大慶典。康熙過後，秀峰寺經歷了兩次大劫難，一次是清末太平天國起義軍跑來這裡，一把大火將大殿全部焚毀，從此秀峰寺便有了虛名，九百年古刹不復存在，然而滿山遍野的石碑石刻依然留存，這些珍貴文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第二次劫難，紅衛兵衝上秀峰破「四舊」，砸碎的第一件文物就是秀峰的鎮山之寶，元代觀音碑刻像，此刻像在一整塊大青石上，畫像高一丈三，寬八尺，竟被那些瘋狂的紅衛兵砸成碎片。現在我們看到的觀音像，是從星子縣城一文化幹部文革前的拓片重塑的。不過即便如此，遍地寶物的秀峰，砸不破打不倒，劫後餘生地還是存留下不少文物，主要是碑刻，如顏真卿的「大唐中興頌」、黃庭堅的「七佛偈」、王陽明的「記功碑」。在散落在山間的幾間古老庭院裡，可以買到這些碑刻的拓片，我在一間叫作「雙桂堂」的小院買拓片時，無意中發現一幅篆書黃庭堅詩很漂亮，一問，竟然是那位滿面滄桑的女店主手書。而旁邊的一些頗有功力的字畫，出自她那自學成才的書家丈夫，原來深山有高人哩！說到高人，湖口石鍾山自號湖漁翁的那位老人大概也可算上一位。當我坐在他那湖風習習的寺堂，一邊賞玩着他剛剛給我們書畫的扇面，一邊聽他擊石高歌，的確有種不知此時何時之感。在物慾橫流的今時今世，竟然還有這樣的地方這樣的人物嗎？「可惜門庭冷落車馬稀。」當我不得不得感慨出聲時，充當導遊的友人卻這樣嘆息。的確，在我遊覽過的地方中，石鍾山寺是最美、文化沉澱最深厚的景點之一，它不僅有東坡讚賞過的湖光山色，它還是一座堪比蘇州園林的古老庭院，比蘇州園林更具特色的是，它建立在臨湖小山上，因而層層疊疊，具有立體之美。可惜那些來去匆匆遊廬山的遊人，只見大山不見丘壑。這對當地政府來說是壞事，遊人少，旅遊收入自然少了；但對遊人來說卻是好事，可以靜靜享受自然風光，少受旅遊商販的騷擾。身為遊人，我私心裡真希望它永遠這樣優雅地、清淨地佇立在這裡，冷眼向湖看世界。

王璞

在粵時，他奉請招外教：「臣已電致出使英法德各國大臣劉瑞芬，分別募致礦學、化學、電學、植物學、公法學五種洋教習各一員，來粵教授……」在鄂時，尤其盡力為此。如電告翰林許景澄：「敝處需譯材頗夥……現擬請西書寫有翻譯生員，有一卷即譯一卷，譯一卷即刊一卷，及致電郵政局寄鄂，其薪水由鄂出。」為改進湖北的學堂，向朝廷奏曰：「總之，新理新學非貫通洋文者無從得其底蘊。故士大夫多半曉洋文，而後各種學有所措手。儲譯材於此，儲通材亦於此……」他致美國使館大員也說：「……祈將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各國大學章程及所有讀本，除語言文字各書外，全數購齊，以便譯為武備學堂之用。」以上所舉幾例，都表現出一種狂熱的求知心，求通曉洋文人才，急欲翻譯洋書的心情。我讀此是很受感動的。我覺得，清末以後翻譯大潮的興起，是與當年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洋務思想極有關聯的。雖然那時的翻譯不規範，較粗糙，常有泥沙俱下的情況，但是主倡者的開闢有功，功莫大焉。

清末大吏苦求譯才

李國濤



清末重臣、名臣，主張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張氏曾任兩廣、湖廣和兩江總督，是封疆大吏，始終看重工業發展。他任總督的那三十年，在廣州、在武漢、在南京，每天處理的要務就是修鐵路、辦鐵路、辦礦、造船、造槍炮子彈、辦官錢局、辦造幣局、辦工廠、辦學校、造輪船、修碼頭、辦海軍學校和陸軍學校以及學洋務的學校，等等。這就要向各方大員聯繫，以至向中國駐外使節聯繫商量，借錢，聘人，請洋教習、洋教員。為此就要向朝廷報告請示，向各省各官商量懇請。我看這部《年譜長編》裡大量記載的就是這樣的各種公文信件。這裡只說學洋文和請洋人的事。

其實張之洞在山西任巡撫的時候（一八八二—一八八四）已經請著名洋教士李提摩太當他的顧問，又「於省城設洋務局，延訪洋務人才」。一果有開風氣、無不量材委用」而且，「所有新出關涉洋務各書，隨時向津、滬購齊」。那時他就很有氣魄了。如電告翰林許景澄：「敝處需譯材頗夥……現擬請西書寫有翻譯生員，有一卷即譯一卷，譯一卷即刊一卷，及致電郵政局寄鄂，其薪水由鄂出。」為改進湖北的學堂，向朝廷奏曰：「總之，新理新學非貫通洋文者無從得其底蘊。故士大夫多半曉洋文，而後各種學有所措手。儲譯材於此，儲通材亦於此……」他致美國使館大員也說：「……祈將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各國大學章程及所有讀本，除語言文字各書外，全數購齊，以便譯為武備學堂之用。」以上所舉幾例，都表現出一種狂熱的求知心，求通曉洋文人才，急欲翻譯洋書的心情。我讀此是很受感動的。我覺得，清末以後翻譯大潮的興起，是與當年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洋務思想極有關聯的。雖然那時的翻譯不規範，較粗糙，常有泥沙俱下的情況，但是主倡者的開闢有功，功莫大焉。

對聯是國粹嗎？

陳錫波



有朋友喜歡說，對聯只是中國才有，是我們的文化遺產，是國粹。對聯是國粹嗎？首先必須明白對聯和國粹這兩個基本概念，就是說，必須首先知道什麼是對聯、什麼是國粹。對聯，是詩的基本單位；對聯，就是對仗的聯，原是唐代律詩中要求對仗的聯。唐代詩人在南齊沈約首倡的四聲基礎上，將四聲兩元化分為平仄，既繼承了聲律和諧跌宕之優美，又避免了過分繁瑣之纏綿；同時確定詩中對仗的應用，避免上下句用字的重複，比其他詩文的對偶句更加嚴謹。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》中說，「沈（佺期）宋（之問）之流，研練精切，順頤聲勢，謂之為律詩。」律詩集平仄聲律之美妙與駢偶文體之華采，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。講究平仄與對偶，是唐詩有別於先唐詩歌的特色。這個特色，集中地表現在頌聯和頌聯，這兩聯既重協律，又要對仗。馬蕭蕭一九八七年《名聯鑒賞詞典》的序中說，「這詩詞中的對偶句已經被稱為『對聯』了。」順理成章，對聯，以頌聯和頌聯平仄和對偶的要求為標準，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從唐詩中脫胎而出。對聯，既然自成一家，就不只是詩的一部分，而是獨立的文學作品，每句字數也有所變化，不限於五言和七言。國粹又是什麼？任何國家，任何民族，都有其獨特的

加顯得多姿多彩，騰挪跌宕。但是，在具體的詩句和對聯中，每一漢字卻是一字一音一義，單音獨韻。對聯之講究平仄，靈活地運用聲調的變化和漢字一音一義的特點，充分地展現了聲調變化的藝術，這種特點是外國語文無法做到的。

對偶，是對聯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徵。對偶，一般認為，像排比、類疊、層遞、頂針、錯綜、鑲嵌、回文等一樣，是中國文學的一種修辭方法。其實，對偶這種形式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方法，其中蘊含著中國哲學思想的精髓以及這種思想的思維方式。

有人說，一有中國文化，就有對偶。從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到《漢賦》，都有大量的對偶句，諸子百家的經、史、子、集中也比比皆是，例如，《詩經》的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，《楚辭》的「旌蔽日兮敵如雲；矢交墜兮士爭先」，《道德經》的「處其厚不居其薄；處其實不居其華」，《論語》的「學而不思則罔；思而不學則殆」，《禮記》的「玉不琢、不成器；人不學、不知道」，《韓非子》的「冰炭不同器而久；寒暑不兼時而至」，《荀子》的「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」，《史記》的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；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」，《晏子》的「任人之長不強其短；任人之工不強其拙」……等等等等，不計其數。

為什麼對偶會被這麼廣泛地應用？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。對偶句的形式，看起來整齊，讀起來上口，聽起來悅耳，記起來容易，看起來表達，便於流傳，能夠行之久遠。在現在流行的成語中，就有許多是對偶的結構，好像門當戶對、萬紫千紅、碧海藍天、山高水長、花紅柳綠、文過飾非、禮賢下士……真是不勝枚舉。

(上)



秀峰茂林（攝影）王璞

義父的鴿子巢



二〇〇六年夏，外地好友前來遊玩，我本應盡到一個陪遊「職責」，却心中暗忖：陪遊？抱歉，抱歉，今次只能失陪。此緣於義父的去世。守着靈堂的日子裡，家人不止一次向我提及義父就是在等我暑假回來，回來望他一眼。現在我明白，這一眼雖然實現了，却猶如對絕症病人宣判一次最殘忍的安樂死，因為終於少了點牽掛，終於可以完成部分心願，終於……

其實沒有太多的「終於」，牽掛只是少了一點，心願只是完成了部分，或許也就部分而已。關於他家屋頂的那處鐵皮建築才能補足他心願的全部；他在天堂裡會放得下鐵皮屋裡的鴿子們麼？如今，仍然擺放在他家玻璃櫃裡的諸多賽鴿獎杯似乎在說明着什麼。

小的時候，每逢周六夜晚義父都會開着車子，前排載着我，後排載着鴿子來到體育場訓練鴿子。這樣一種常規的周末生活讓我們樂此不疲，儘管前任訓練的同行們絡繹不絕，但我才是他最親近的「鴿友」。我幫他將一籠一籠的鴿子搬到場邊，哈腰，輕放，經常於抬頭時望見他朝我豎起的大拇指——可我心裏，比對於打開籠子時鴿子們群起而飛的恐懼，這樣的輕巧活兒又算得上什麼呢？於是，只見義父側着身子，右手將籠門拉將下來，動作輕盈而有效，鴿子們齊聲歡叫開來，彷彿吟誦古人的「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」，忙而不亂地飛向漆黑的夜空。那些精靈們亢奮地去，亢奮地回，牠們在飛行途中若有所思，却又不會樂不思蜀。起初我訝異地問：「你這麼放走了辛辛苦苦養的鴿子？」義父聞後爽朗一笑：「我們準備撤了，牠們說不定比我們早到家。」漸漸地我明白了鴿子的習性，稱之為「久在自然裡，復得返樊籠」，却有點把鴿子形容成受虐狂的意味了，此時，義父的笑容更為爽朗。

義父經常想念那些出了遠門却永遠回不來的鴿子，老鷹是牠們一輩子的天敵。而我一直忽略的一件事情是，義父去世的那天，義母說鴿子巢裡按時出來「放風」的鴿子有一隻被天敵給「沉了」，其餘的飛得比平時都高。瞬間有句話在我腦海裡萌生：鴿子離天空越近，你就離天堂越近。

在守護靈堂的日子裡，我有時翻閱着書籍，賈植芳的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：「每當這種時候，一種幽默感就會在我心裡油然而生：火葬場裡舊人換新人，獨獨牆上那顆釘子一成不變，今天掛了這張像，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，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面誰在下面。」關於義父的鴿子巢，還有誰能去守護呢？義母學着他那樣每日給鴿子們餵食，一天一天的努力，一天一天的堅持，可是鴿子們日漸消瘦。情感，情感的投入至關重要，少了義父的情感，那些精靈們只能委靡地、委靡地回，牠們在飛行途中若有所思，却又悵然若失。那是一個養鴿主人一輩子都未曾看見、甚至夢見的畫面，所以責問隨之而至：作為昔日最親近的鴿友，我又守護在鴿子巢的東、南、西、北哪一邊呢？

林志凌

樂觀乃智慧



人這一輩子，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，總會有煩惱、痛苦和不如意，你躲躲躲不掛。無論你怨天尤人還是沮喪彷徨，都無濟於事，此時的悲觀就像一個黑色的幽靈，籠罩着你的思想，讓你變得一蹶不振，失去對生活的追求，陷入痛苦的深淵中。其實在人生前行的過程中，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會有過悲涼的感覺，只是每人處理的方法不同。倘若用開朗、樂觀的態度對待，就會發現生活有種快樂得多。俄羅斯作家契訶夫說過：「要是火柴在你的口袋裡燃燒起來，那你應該高興，而且感謝上蒼，多虧你的口袋不是火藥庫。要是你的手插扎了一根刺，那你應該高興，多虧這根刺不是扎在你的眼睛裡。」一根甘蔗拿在手裡，樂觀的人先從甘蔗尾部

吃起，越吃越甜，覺得人生前景肯定輝煌；悲觀的人先從甘蔗頭部吃起，越吃越淡，索然無味，覺得人生前途必定暗淡無光。夜晚漫步星光下，抬頭觀望天穹，樂觀的人看到的是星光璀璨，對生活充滿自信希望；悲觀的人看到的是一片黑暗，愁雲密布，被絕望束縛。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航行，海風咆哮而來，樂觀的人說，風是船帆的兒兄，能幫我們到達終點站；悲觀的人說，風是海浪的幫兇，想把我們埋葬在海水的深處。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終結了，樂觀的人豁然大度，認為離開了不愛自己的人是一種解脫，正好可以重新開始生活；悲觀的人則淒淒慘慘，認為自己愛的人拋棄了我，自己還怎麼活呀？一年一次過生日慶賀時，樂觀的人說：啊，又多活了一年，生活真精彩。悲觀的人則說：唉

成都兔頭



對付完一隻五香兔頭之後，朋友衝着我技術還遠沒有入門，是個十足的菜鳥。再看我朋友已經變成了一堆細小而乾淨的骨頭，不得不讓人佩服。接下的時間，兔頭自然就變成了我們的談資。武漢人愛嚼鴨子一樣，成都人對於兔頭有着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。成都人嗜食兔頭，一般每人最少要五香味和麻辣味的各兩隻，如果胃口大的話，類似火鍋的湯料裡加入了一啤酒，兔頭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保持了肉質的嫩滑。吃的時候撈起來放入熱油、芝麻、花椒、芹菜等調料拌勻，十分美味。至於吃兔頭，那當自自由了。有的喜歡在冷啖杯裡，拿它當下酒菜；有的會打包回家坐在電視機前，用它下「電視」；更有甚者，一邊走路一邊現場「操作」，實在讓人有些咋舌。

彭佩

初到成都時，夏意已濃。傍晚時分，好客的成都朋友便帶着我去吃街邊的一「冷啖杯」（一種夜宵），把酒以飲舊情。坐在「冷啖杯」食肆裡的涼椅上，我驚奇地發現，裡面的食客無論男女還是老少，每個人手裡都拿着一個兔頭在樂此不疲地嚼着。一兄弟，來兩個兔頭，保證味道好極了，這可是我們成都美食中的一絕啊！朋友見我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，在手裡向我極力推薦道：兔頭實在好極了，你不知道從哪裡下手。我忙了半天，進展實在緩慢。於是，朋友現場作示範：首先，握住牙齒將上下兩骨拆成兩半。這時可以把兔頭（後腦勺）將兔頭吃下。第二步將上領骨部分的後半部（後腦勺）拆下來，吃裡面嫩滑的兔頭肉。接下來把兔頭（上顎）吃掉，最後吃眼珠和眼眶的那團肉。就這樣，一個兔頭便被消滅得乾乾淨淨了。儘管我嚼起兔頭相當的業餘，可這根本不影響鮮香美味的兔頭對我味蕾的萬般吸引。我一邊嚼着兔頭，兔頭對我味蕾的萬般吸引，一邊嚼着兔頭，兔頭對我味蕾的萬般吸引。師傅告訴我，成都的兔頭是在加了桂皮、小茴香、乾辣椒等十幾種香料的鍋裡燉煮之後再浸泡數個小時而成的。兔頭用香料燉過，再下清水中煮，以去其腥。煮的時候一定要攪攪，骨脫肉化。煮好的兔頭要在鍋裡再浸泡一段時間，這樣才能完全入味，同時肉質仍保持嫩滑。將煮好的兔頭直接從鍋裡撈出來，這便是五香兔頭了，而麻辣兔頭則需要加入香辣調味料攪勻放置，以讓辣味滲入進去。

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向我撲面襲來，一群大口嚼着兔頭的美女和我擦身而過，她們根本沒有半分避讓兔頭的意識，朋友顯得是那樣的理所當然。對於美女嚼兔頭這件無淑女景觀，朋友的解釋相當的具有說服力：在成都，兔頭面前無淑女。